

火眼金睛的路小敏看穿了汤妮

5



程玮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

女孩汤莉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但是自从爸爸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司马栖好上以后,汤莉感觉到爸爸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假期到来,爸爸和女友到青岛去旅行,汤莉一个人窝在家里。就在这段时间,一个叫汤妮的女孩找到了汤莉,并自称是她的双胞胎妹妹。汤莉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

[上期回顾]

为了能看到爸爸,汤妮提出和汤莉交换身份,让汤莉代替她去阳朔旅游,的确,汤莉也应该自己出去看看这个世界。送走汤莉后,汤妮一个人回爸爸的公寓,在电梯里,她结识了一个新朋友——楼下的张萌。这天晚上,汤建国回来了,汤妮非常激动。

新鲜小说

秦天把汤妮带到了路小敏家楼下

一顿中饭把汤妮吃得心惊肉跳,她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引起汤建国和司马栖怀疑。放下饭碗,找个借口她就赶紧往自己的小窝躲。再待下去百分之百要露馅。回到房间里她去翻自己的笔记本,才明白当时跟汤莉交换的信息太少了。吃中饭的表演只能勉强算及格。

下午约好了去路小敏家,可汤妮不知道怎么去路小敏那里。她一边看着手机里的地址,一边琢磨着往外走。汤妮走在阳光灼灼的马路上,没走多远,背上的衣服已经湿透。南京的热跟德国的热不一样。在德国,不管天气怎么热,站到阴凉地就凉快了。在南京哪里都是一样的热,让人无处躲。

走了一会儿,汤妮觉得自己有点蠢。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路小敏家在什么方向,她往哪里走呢,如果方向错了,她会越走越远。正在发懵,她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左岸咖啡馆的门口。她不假思索推门走了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进去凉快一下。左岸里面客人不多,冷气开得很足。汤妮刚进去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她没有往里面走,在靠门口的角落里坐了下来。秦天正靠在吧台无聊。一见汤妮,他立刻就认出来了,赶紧走过来。

“今天怎么落单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嘛。”
汤妮跟他开个玩笑,“我什么时候两个人的?”秦天大笑起来,“蒙我啊,那天明明你们是两个人嘛,一模一样的两个人,穿的红衬衣。”
“那你一定看错了。”汤妮

决定捉弄他一下。汤妮恶作剧的时候,一般男生都会犯怵。秦天笑着笑着就停下来。他看看严肃的汤妮,有点疑惑起来,“那天我真的看错了?”

“你看错了。”汤妮断然地回答他。秦天迟疑了一下,开始若有所思,“那天中午我喝了马爹尼,我自己试着调配的,可能喝多了吧。我怎么就记得你们是两个人?”汤妮很无辜地摇摇头。“不知道。”秦天想不通,神情非常疑惑,“你今天来干什么?”

“找你。”汤妮说着把手机摸出来,给他看路小敏家的地址。“你知道这个地方远吗?”
“不远。”他给汤妮端来一杯冰水,“喝吧,我请客。”汤妮谢过他,一口气喝下半杯冰水。“你知道怎么走吗?我不想打的。”秦天抓着头皮想了想说:“再过半个小时我就下班,你等我一下,我用摩托送你过去。顺路!”

汤妮来得正是时候,不一会儿秦天就下班了。他用摩托车把汤妮一直送到路小敏家的楼下。

路小敏以为汤妮是鬼魂

路小敏家住三楼。门上贴着一张很淘气的狗照片。汤妮敲开路小敏家的门。开门的路小敏让汤妮差点笑出来。她穿着凯蒂猫的T恤和裙子,怀里抱着一个很大的绒毛大熊猫。看上去像个嗲嗲的刚上小学的女孩子。

“到啦,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她把汤妮让进门。汤妮还没开口说话,一个白白的东西闪电一样冲到汤妮面前,对着汤妮就是一番乱叫,把汤妮吓得一哆嗦。
“毛毛,这是汤莉,自己人都不认识了?”路小敏大声训斥着。她一把按住蠢蠢欲动的毛毛。毛

毛长得很像绒毛玩具。被主人骂过以后稍稍收敛了一些,但还是跟在汤妮后面一边嗅来嗅去,一边充满恶意地低声叫着。汤妮不敢招惹它,小心地绕过去,四下打量一下路小敏家的客厅,很大,客厅的一角放着一架钢琴。看来钢琴真的是中国的国情。

路小敏若有所思地盯着汤妮和毛毛看了一会儿,拿出一张DVD,“这张碟我拿到好几天了,听说巨恐怖,我不敢一个人看,就等你来呢。”说着,她把光盘推进播放器,按了PLAY键。英文片头一出来,汤妮就恍然大悟。这片子叫The Sixth Sense,她早就看过了。原来中文名字叫“第六感”。汤妮和路小敏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着电影来。毛毛还是不停地围着汤妮发出低低的威胁声,把汤妮弄得心惊肉跳。

电影终于结束。汤妮不由得松了口气。其实这电影不恐怖,恐怖的倒是路小敏的尖叫声。她的声音那么尖,叫得汤妮耳朵都疼。路小敏把靠垫在脸上拿下来,又抱在怀里。她呆呆地坐在那里想心事,显出一脸的担忧。汤妮喝完红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她刚想站起来,毛毛又气势汹汹地扑过来,就好像她是个贼一样。

“你,你是谁?”在毛毛的叫声中,路小敏突然惊恐地开口说话了:“你明明是汤莉,你又不是汤莉,你根本不是汤莉,我知道,我也有第六感,你刚进来我就知道了,毛毛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不是汤莉,你又是谁呢?”果然瞒不过路小敏,可她叫得那么响,汤妮真怕把警察招来了。
“路小敏,你别叫,你听我说。”
“你,你别过来!”路小敏尖叫着,双手把椅垫紧紧抱在自己

胸口,好像是个挡箭牌一样,“你站在那里别动,你别动!你快说啊,我怕死了,你到底是什么啊!”汤妮让她叫得心慌慌的。她想最好让汤莉跟路小敏直接说清楚。她拿出手机,拨通了汤莉的号码。可恶的手机还是没有信号。她无可奈何地把手机收起来,尽量用很平静的声音说:“路小敏,你听我说,你别乱叫。”

“你快说呀,吓死我了。”路小敏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路小敏,你听着,我不是汤莉,我是她妹妹汤妮。”

“汤莉的妹妹,没听说过啊。”路小敏将信将疑,突然很恐怖地大叫起来:“汤莉呢,我昨天还跟她在QQ上说话了,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汤妮忍不住更响地喊了一声:“不许乱叫!”路小敏真给她吓住了,呆呆地看着她。

“你听我说,我叫汤妮,跟汤莉是孪生姐妹。当年妈妈把我带去德国了,把汤莉留给爸爸了。汤莉现在代我去桂林玩了,我在这里代汤莉,昨天早上在QQ上跟你说话的是汤莉,现在跟你说话的是汤妮,你明白了吗?”汤妮趁路小敏安静下来,用很快的速度说着,她很怕再给路小敏的尖叫打断。路小敏脸上的肌肉慢慢地放松了,她仔细地打量着汤妮,慢慢显出一个微笑。“你说的真是的?”谢天谢地,她信了。汤妮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点点头。

“你不是鬼魂?”路小敏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失望。汤妮摇摇头。“你怎么让我相信你?”路小敏从上到下研究着汤妮。汤妮想了想,“我有汤莉的手机,你打一个试试。”路小敏从沙发上摸到自己的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汤

陈丰感到拉拉那种百折不挠的劲头似乎给抽空了

10



李可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每个人都有难处:TONY林认为培训生制度弱智,却被迫协助好大喜功的HR成就功名。对80后沙当当而言,爱人不是问题,问题是房子的产权。对70后杜拉拉而言,失恋不是问题,问题是更好的恋情。“下属无性别”、“为什么比什么更重要”等各种经典的职场规则贯穿始终,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些人的职场人生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值得一读再读。

[上期回顾]

杜拉拉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并且一定要做C&B(薪酬福利)经理不可,虽然杜拉拉从事着HR的工作,但因为主要从事的是人事行政,对于HR的薪酬福利这块内容了解还不透彻,因此一路找来困难重重,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职场小说

拉拉求职途中曲络绎打来电话

夏往冬来,杜拉拉在漫漫的求职路上奔波着,一晃六个月过去了,2006年就要过去,她的工作还是没有什么着落。

有一天,天气很冷,拉拉到一个位于开发区的公司面试,面试的时间安排在早上八点半,路远,又没有去过,她做好意思要求对方安排车来接,不得不七点半就出门了。拉拉向来睡眠质量比较娇气,越是第二天要早起,头一天晚上越是急得半天不能入睡。早上六点半她迷迷糊糊地挣扎起床,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想着上午的面试又将是一场对体力和脑力的考验,拉拉勉强自己喝了一杯热牛奶。

因为头天晚上没睡好,肚子里又空,走出楼道的时候,她不禁打了个寒噤,甚至有点恶心。这天是中华区的HRD(HR总监)面试拉拉,面试持续了3个小时。通常,都是1个小时左右,而这次却前呼后拥,对方可得很细。面试过程中精神的高度集中,使得拉拉忘记了身体的不适。等走出人家公司的门,人一放松,她忽然感觉头痛欲裂,大约是大冷的缘故,她的胃里很难受,一阵一阵地想吐。

开发区地广人稀,拉拉在风中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招到一辆的士,一上车,她顾不得身体的不适,赶紧掏出手机,发现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电话的来电显示,有上海总部号码,也有广州办的号码,还有一个是曲络绎的手机号。

拉拉一看曲络绎的号码,头“嗡”的一声就大起来了,她想,别新工作没找成,倒得罪了现在的老板。她马上打电话给海伦,海伦说,曲络绎打电话到广州办找了你两次,我都说你走开了不在位置上。
“他可能有点怀疑我说假

话”,海伦有点不安地叨咕着,马上又得意地卖弄道:“幸好是他自己打电话过来的,我仗着英文不行,不管他问什么,我都结结巴巴地回答一句‘不在位置上’,他只好说OK,叫你回电。”

跟李斯特不同,曲络绎还是没有直接打电话给拉拉,即使有事要谈,一般他都会让助理凯莉先接通拉拉。拉拉猜不透到底有什么急事他自己打电话过来了,她镇定了一下拨通了曲络绎办公室的分机,结果曲络绎并没有什么紧急或者称得上重要的事情,他只是向拉拉要了一个数据。最后他才说:拉拉,这次公司的销售年会在兰卡威,你和童家明一起去吧,参加年会能让你更好地了解公司明年的业务战略,我已经让凯莉给你订了酒店房间和机票。

曲络绎言语之间很和蔼,几乎有点亲切的意思,而且完全没有问拉拉为什么一个上午都不接电话。拉拉挂断电话,出了一身冷汗,她一时想不明白曲络绎为什么忽然给予自己和童家明同等的出国殊荣,童家明可是要高了两个级别的。

出租车很旧,而且不太干净,车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儿和空调散发出来的臭味儿,拉拉的背上阵阵地发寒,她感到自己八成要生病了。

拉拉没有吃午饭,直接回了公司。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把脱下的外套挂好,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了,海伦问要不要帮她叫个外卖,想吃吃什么。拉拉说随便你做主吧。

阿姨敲了敲门聪明地送进来一杯热腾腾的立顿红茶,又轻轻地退了出去。拉拉把热茶捧在手里发愣,公司里的明亮整洁和外面的寒冷艰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办公室里的温暖让她的身体缓过劲来,柔和的地毯,使得

一种放松从拉拉的脚底升起,涌向她的四肢百骸。

拉拉呆呆地想:我干吗非要折腾着跳槽呀,这儿多好呀。

这么一想,拉拉觉得浑身的劲道一泄,人都软了。

舒服了没几天,却又出来一件事。原来,按公司规定,6级经理出差的时候才能住单间,拉拉是4级,得住双人房。曲络绎这次让助理凯莉和会务组打招呼,特意要求给拉拉留单间。

会务组的人觉得挺为难,说是我们安排没问题的,就怕过后财务那里审单通不过,要不凯莉你先去和财务打个招呼。

凯莉跟财务一沟通,果然人家不肯,说要这样安排的话,得特批。虽然最后曲络绎摆平了这件事,但故事还是传到拉拉耳朵里,本来出国开年会是挺高兴的一件事,搞得她很没意思,生怕被销售部的人知道。

拉拉一咬牙,还是得跳槽!拉拉的面试在继续中,中信里的一家欧洲公司的HRD对她非常感兴趣。此外,开发区那家美国公司也安排亚太区HRD面试过她了。拉拉这次对这两家公司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她要是这两家又都不中,就停止面试先在DB熬着了。

拉拉眼里闪过一丝泪光

陈丰处理完邮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见拉拉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踱过去,站在门边问,吃饭了没有?

拉拉从文件中抬起头来懒洋洋地摇摇头。陈丰说:走吧,我请客。拉拉怏怏地说没胃口。陈丰又提议道,那去喝一杯?拉拉想了想说好吧。

拉拉站在写字楼的正门前,不一会儿陈丰把车开过来,接了她上车。陈丰说,想去哪里?拉拉

信口道,就“1920”吧。

两人走进“1920”,服务生引着他们上了二楼。由陈丰挑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陈丰问拉拉喝什么,拉拉说百利甜酒,陈丰给自己要了喜力,因为两人都还没有吃晚饭,又点了几样甜食。

他们的座位离歌台不远,可以看清歌手是一个老年白人,六十开外的年纪,身形矮小,背也有点驼了。辨不清颜色的鸭舌帽下面,露出他已经灰白了的两鬓。看上去,这是个饱经风霜而生计艰难的老实人,露出老年人的无助和老态,全然没有李斯特先去和财务打个招呼。弹奏着电子风琴,把嘴凑到麦克风边唱着,他唱的多为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瘦小的身躯随着音乐节拍慢慢地摇晃着,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两人欣赏了一会儿,拉拉忽然说:“这首歌很老实。”

陈丰笑道:“何以见得?”
拉拉说:“你看,他一首接着一首歌,一点都不偷懒。而且,每首都唱得很用心。”

陈丰赞同说:“那倒是。这些人应该是真的喜欢音乐。”
拉拉要求道:“陈丰,咱们请他喝一杯吧?”

陈丰笑了,在广州这样平民化的实在的城市,只有拉拉才会有这样小资的想法,他说好,一面招过服务生。拉拉弹钢琴努了努下巴,问服务生:“老先生喜欢喝什么你知道吗?”服务生诧异地对朝歌台看了看,说:“朗姆酒。”

拉拉叮嘱说:“好,那就一杯朗姆酒,我们请客。请转告他,我很喜欢他的歌。”
陈丰几杯啤酒下肚,一抬头,猛然发现音乐声中,拉拉低着头垂着眼睛含着一丝泪光,她沉默地望着桌面,泪珠在她的睫毛边令人担心地颤动。

妮口袋里的手机微微振动起来。汤妮掏出手机,把汤莉发给她的路小敏家地址短信找出来。她走到路小敏跟前,把手机递给她看。路小敏这次没有后退。她笑起来:“真是这样啊!汤莉也一定吓死了吧,她从来没说过她有个妹妹在德国。”

“她不知道。刚开始她也吓了一跳,不过她没像你那么叫。她的胆子比你大。”汤妮松了口气。

路小敏交给汤妮一桩差事

天黑的时候,汤妮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路小敏家。汤妮在路小敏家吃了晚饭。是路小敏妈妈特意给她们准备的一大盘凉拌面。吃面条的时候,路小敏说她已经跟大头约好明天上午见面。她告诉汤妮见面的地点和时间。路小敏叮嘱说,到时候,汤妮要先开口和大头说话。因为她和大头又闹了别扭,如果她先开口的话,会很丢面子。女生都应该摆架子的。忙了半天汤妮才明白,原来明天约会唱主角的是她,不是路小敏。真是奇怪。她根本不认识大头。

汤妮问路小敏,大头的头是不是很大。路小敏说大头的头一点也不大。主要是因为他很聪明,脑子里装的东西比别人多,人家就叫他大头。

汤妮问路小敏,大头是不是她的男朋友。路小敏说以前是,现在不是。但大头一定觉得还是。汤妮又问路小敏,她自己觉得大头是不是她的男朋友。

路小敏躲躲闪闪地说,又是又不是。汤妮又问路小敏,见了大头说什么。路小敏说,汤妮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是什么样子的会啊?汤妮到后来也没弄明白自己明天到底应该去干什么。这反倒让她很好奇。

陈丰吃了一惊,连忙隔着桌子关切地轻声问道:“你怎么了,拉拉?”

他这一问,拉拉的眼泪差点滚落下来,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半晌才轻声说:“我快崩溃了,陈丰。压力太大,我受不了了!”极度的软弱和疲惫让她控制不住颤抖的声音中泄露出来,雾气一样似有似无地飘忽在她的脸旁。

陈丰一听不对,慌忙起身挪到拉拉边上坐下,发现她的身子正像一片风中的落叶,在颤抖着,陈丰犹豫了一下,伸出一只手轻轻拍着拉拉微微耸动的肩膀,一面宽慰说:“拉拉,我能理解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失落?特别茫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太苛求自己。”

拉拉忍着哽咽,慢慢地说:“陈丰,我就是觉得吧,自己特别失败。我好想有个人能帮我一把,真的!我太累了!”而且我没有人能说说心里话。”

拉拉的样子令陈丰心中大为不忍,他一边递过纸巾,一边说:“拉拉,我明白。你如果想说,可以信任我,我随时都在。”

拉拉听他说“随时”,慢慢地摇了摇头,一个要强的同事而已,上哪里去给你提供“随时”的便利。

陈丰不知道她在针对什么摇头,就保证说:“你知道的,我别的优点不敢说,嘴向来很严。”

拉拉轻轻地点了点头。
陈丰感到拉拉身上那股认准目标就百折不挠直奔而去的劲头似乎给抽空了,剩下的只有她的无助和灰心。他鼓励说:“别灰心,拉拉,我觉得你一定行。你是个很有毅力的人,你要是想做成一件事情,就会不怕任何困难去做到。而且,你有一颗追求公正的心,你帮助过很多人,至少在南区,大家都尊敬你。我们需要你。”